通志堂經解

D 仁12
1411
44

門 12
號
卷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六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孔氏曰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於革帶鄭恐繫於大帶故云凡佩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嚴陵方氏曰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山陰陸氏曰肩齊也韠自有帶其繫處與革帶齊後博二

寸容革帶博亦如之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氏曰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綼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綼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間色故在下也鄭註外以玄內以華近人爲內遠人爲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爲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韠之外內皆用緇也餘說見前經而素帶終辟下

延平周氏曰於士帶言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也於大夫言四寸則大夫而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即所謂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箴功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裨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綠而不言則用全天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冠禮云玄裳黃裳雜裳是也雜裳先儒謂前玄後黃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於雜帶爲素言大以於雜帶爲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玄端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玄端緇帶知之也綠木之間華土之間先

儒謂五間緑紅碧紫騮黃蓋所謂騮黃騂騮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句）辟二寸（句）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孔氏曰鄭以上經是玄端服之韠知此韠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也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障之義也案毛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之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也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爲赤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俱名緼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註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長樂陳氏曰此一命於公侯則爲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於侯伯則爲大夫而子男則爲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

卿是已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註蓋赤黃閒而爲緼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於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爲韠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韍可以爲祭服亦可以爲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爲祭韠爲朝誤矣　又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葱衡若朝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韠于廟門之內以筮日則見於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於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爲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緼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色謂之緼緼者藏也衡佩上珩也以言其寓之以爲覆則謂之瑀以言其横之以爲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山陰陸氏曰韎日在昧谷緼日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韎韐昧也進而爲緼緼進而爲赤赤進而爲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葱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三命爲爵弁韎韐若加一命是爲三命服玄冕矣玄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緼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韍葱衡是爲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葱衡此讀三命赤韍葱衡之誤詩曰有瑲葱珩蒼青之發也葱青之達也辟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延平周氏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言天子諸侯與其在

朝之臣也一命緼韍幽衡而下言諸侯之臣也再命者在大國則大夫而已故衡與一命者同所以示其卑也在小國則卿也故韍與三命同色所以示其尊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鄭氏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孔氏曰自此至男子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惟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厠在其間褘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鄭註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褘衣玄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鄭註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辟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褘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

長樂陳氏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

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爲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褖則循褖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爲循褖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

禕衣然記言士禒衣則明婦命眂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禒衣而改禕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二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禒衣之袂不侈（禮書）

嚴陵方氏曰言禕衣則以知揄之爲衣言揄狄則以知禕爲之狄自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禕衣畫狄而不言則以尊而無嫌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而僭上焉后之禕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禕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衮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内命婦也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然降於諸公之夫人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鷩冕也屈狄爲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從夫人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禒衣而已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是爲言者舉卑以見尊也經之所言皆以互相明爾王后必以狄爲尚何也蓋狄之爲性則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焉婦人之德所宜以至后之五

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而已内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

延平周氏曰翬翟皆雉也蓋以其飛有時别有倫與夫文明可以爲飾夫人兼王與大國也揄狄爲大國則屈狄者小國而已褘衣之色玄北方之色也揄狄之色青東方之色也北方陰陰主靜東方陽陽主動婦道以靜爲貴故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屈狄之色赤南方之色也以其刻而不畫則於文爲闕於禮爲屈故小國之夫人服之再命褘衣先儒以爲鞠衣是矣蓋鞠衣服之以桑故其色黄象桑之始生示其及時事也此再命者所以服之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自鞠衣始蓋自再命已下言之也襢衣命以實所以象婦德褖衣命以緣象其婦道而已婦道陰也故其色黑

山陰陸氏曰褘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希冕襢衣當玄冕爵弁褖衣當皮弁宵衣當朝服玄端知然者以主人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纁袡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從者畢玄端姆纚笄宵衣在其右諸侯以朝服視朝於内朝夫人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知之也男子褖衣白婦褖衣亦白褖衣白襢衣赤鞠衣黄揄狄青褘衣玄闕狄視揄狄少闕而已則亦青可知玄北方也青次之赤次之白又次之鞠衣以黄在中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

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袗

孔氏曰鄭註言其屈而重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餘見前

延平周氏曰大帶之下四尺五寸故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有三尺韠與結亦三尺也故紳韠結三齊韠蔽之也蓋君子之道長於檢束於內而不知蔽護於外者不足以接人長於蔽護於外而不知檢束於內者不足以成己此紳韠結所以三齊者也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鄭氏曰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夫人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

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

孔氏曰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故云君命屈狄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鄭知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

長樂陳氏延平周氏說見前

山陰陸氏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爲

九命所謂再命褘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爲七命又一加爲九命矣士一命其妻褖衣若加一命是爲大夫則其妻服襢衣所謂一命襢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不言士褖衣一命襢衣而言一命襢衣士褖衣使士在下也

金華范氏曰自王至士其配各有服其服各有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德本末之純一也王后而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爲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爲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內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共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間區別如此安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繭故云命於奠繭鄭註云已下則女御亦然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延平周氏曰二十七世婦即外之二十七大夫也世婦以下必待奠繭然後命之則大夫以下其妻亦若是矣必命於奠繭其意以爲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山陰陸氏曰凡奠繭獻而後奠正言奠繭著命世婦在既奠之後其他皆從男子以無奠繭之事也亦著世婦以功受服不專爲夫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曰自此至不俟車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謂以左耳近君也

嚴陵方氏曰頤霤則首俯而頤傾如簷霤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慶源輔氏曰垂而拱則不盡垂也

山陰陸氏曰鄉目所向右耳目不如左明亦左無爲之地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

五百卅字

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
俟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
孔氏曰節以玉爲之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
合云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在外
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周禮典瑞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漢時使人持節召
臣　庾氏曰召以節者謂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
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旃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趨則自東
攝散亂焉走則趨前之速矣言官以知外之爲私言外以
知官之爲內孔子之不俟駕皆爲是也孟子聞王命而遂
不果何哉孔子臣道孟子師道也且爲師矣雖天子不召

甘分

師而況諸侯乎
山陰陸氏曰節有䟽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
走一節以趨
慶源輔氏曰先云二節以走趨君命主疾
金華應氏曰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故進人以環聘賢以
幣招大夫以旌皆以出信也節之以一以二以意而示緩
急亦若此歟制命爲義承命爲信也故在廟則駿奔見君
則趨進沒階翼如皆以承命也召而或走或趨亦隨事而
爲緩急歟自公召之顚倒裳衣何暇於俟屨君命召不俟
駕行矣何暇於俟車蓋古者官府皆近列於朝廷之側所
謂在官猶在公也席地而坐登席則解屨慮其汙也造次
聞召未容遽納故或不容於俟屨及退食於家出行於外
則徒馭皆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然亦豈終

於跣足而徒步哉倉卒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

金華范氏曰自凡侍於君止聽鄉任左侍君之儀凡君召止不俟車被召之儀立凡以言例所謂凡無貴賤皆然事有常儀宜有常心矣禮達分定所以一人心定衆志而緩急疾徐如手足之應腹心又見分嚴而情通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而拜送者案儀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荅拜鄭註云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荅拜則士走辟之

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荅己拜送則盡己之敬

嚴陵方氏曰尊者則不必大夫凡在己上者皆是也先拜進面者先拜於門然後進相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氏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没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嚴陵方氏曰没死也以生若浮則死爲没矣

山陰陸氏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没矣則稱字之諡也

金華應氏曰隱其名而舉其諡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也凡祭祭羣神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

孔氏曰此論諱與不諱之法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牘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金華范氏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義然也貴貴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爲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

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鄭氏曰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孔氏曰自此至綦組綬一節廣明佩玉之事案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聘義云温潤而澤仁也至孚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下文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所佩之玉中徵角宮羽之聲案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又樂記宮爲君羽爲物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註反行謂倒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嚮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嚮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此謂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

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乗車

長樂陳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瑀琚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内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葢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奚適而非道耶葢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又曰書傳曰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賔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鍾之鍾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賔之鍾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鍾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肆夏非特施於王行也享牧伯亦用焉春秋傳稱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非特享牧伯也而送助祭者亦用焉禮記稱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送之是也諸侯之禮有肆夏無王夏大夫之禮有陔夏無肆夏故燕禮奏肆夏則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可知鄉飲酒奏陔夏以送賔而禮譏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大夫有陔夏無肆夏可知夫王食則以樂

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有肆夏采齊以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樂音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尚矣佩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琚瑀又謂之衡衡之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即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爲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爲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温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爲温故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爲柔故也孔子不云乎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蓋謂是矣唯射樂則偃旌以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爲正采薺蓋逸詩肆夏即九夏之一也周還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夫環佩

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玉佩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以見和之爲和曰和以見鸞之爲唱鸞以體言也和以用言也以鸞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

延平周氏曰五音惟宮徵有變變者臨人之道常者事人之道故右則徵在上而左則宮在上也不用商何也所謂右徵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爲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不具五聲也特以宮羽爲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其可以爲主乎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趨樂師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行之與車出之與入於堂上則皆以采薺爲節在門外則皆以肆夏爲節還有止意言周還以對於折還則周還爲行折還爲止於進言揖則知退爲讓於退言揚則知進爲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蓋和者象其皇之和鸞者象其鸞之鳴故韓詩內傳曰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新安朱氏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建安眞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

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唯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此謂世子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左也齊則績結佩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

孔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下云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知謂世子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爲全去也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績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績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　熊氏曰爵韠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

此經鄭氏以爲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考之内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縪順則直縪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綪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綪組二南上不綪鄭氏曰綪讀爲縪屈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始不佩玉故也言君在不佩玉而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前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德也居則設佩者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既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在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也蓋其意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別於羣臣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所以謂之玄也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馬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故左右皆以

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朝戒其敖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金華應氏曰佩玉自天子至士所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所謂不佩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蓋左爲尊而主必在左故侍於君則聽鄉任左是以設之而不結也蓋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則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不若齊之纓綿固結也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爲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又左右之所結所設則以爲德佩事佩居朝之所設所結則專以爲德佩亦不相貫通矣君在若鄉黨所謂君在踧踖如也居則設佩者姑以平居對朝而言之平居非必燕居之時也語曰去喪無所不佩

蓋德佩事佩皆欲其備也詩所謂雜佩以贈之是也然凡帶必有佩玉是事佩可略而德佩不可去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

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嚴陵方氏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以自貶故也下言無故玉不去身以此佩玉有衝牙者以往來乎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且佩之設有珩璜焉有琚瑀焉而

此止言有衡牙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動則不能無害且牙居兩璜之間動則相觸於璜固不能無傷焉夫佩所以節行也故其名如此而經所以止言是歟亦見明堂位崇牙解無故玉不去身已見曲禮解繼言君子於玉比德者以見身不可離於德也

山陰陸氏曰凡帶必有佩玉據此佩有不設無不佩也佩玉有衡牙著玉非觸不鳴君子比德於是爲至故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鳴聘義玉在下以德比玉此先以玉比德以德比玉尊矣以玉比德隨其玉而比之

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衡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緼赤黃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孔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鄭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顧命綦弁註云綦青黒色鄭風縞衣綦巾

註云綦蒼艾色故鄭知綦爲雜色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長樂陳氏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縕玄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組與前所謂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玄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下皆放此縕與縕鼓之縕同君以無爲而體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爲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爲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爲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山陰陸氏曰山水蹔飾也山仁也水智也爲人君止於仁智也者以智帥人者也瑜有美而無瑕世子之法周公所以教成王求爲是故也士佩瓀玟玟質不美故也彼所謂碔砆猶愧於此純讀如字縕讀如字純組綬以絲爲之縕組綬以纊爲之言純組綬則朱組綬亦純也言朱組綬則純組綬亦朱也綦組綬縕組綬放此知然者以毛詩傳曰士佩瓀玟而青組綬知之也環佩上玉也亦或以玦環理

也玦事也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綬衿也佩衿謂之綬漢制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蓋有所本之也綦組綬此士服歟卒言孔子如此以遣前佩有在此不在彼也莊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此孔子也寸用五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

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鳴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金華范氏曰自古之君子必佩玉止綦組綬佩玉之節君子比德於玉言古見其所自來非一日先聖王所以成德確乎其不可拔也人之常情警省於內者或肆於外矯揉於外者或踰於內今行鳴佩玉其在內如此車聞鸞和其在外如此蓋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也此一段論佩玉忽參以在車一語有旨哉蓋比德工夫與成德節奏表裏純固内外洞徹宜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不然針芒寫氣隙豈在大毫釐不謹斯須間斷得以汩其聰明亂其純一殆恐誒間而入者日引月長不勝其可慮矣此非有法家拂士之啓告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乃爾古之君子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豈自外來邪德佩之結不敢與君比德也齊之結也不敢散其純一之志精明之德也況敢聽樂乎古之君子必佩玉何也爲其於玉比德也有天子之禮有世子之禮有公侯大夫士之禮非可以槩言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而君在不佩玉者不敢以德自居也不敢示德亦德之至也齊之結喪之去以故而不佩也去喪無所不佩德不可須臾離也德有不同用亦隨異此公侯至士

所以有別也此篇以玉藻名藻之玉在冕頭之容也佩之
玉在帶身之容也無往而非比德也言古明先王之制禮
言必見百王之不可違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入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
經爛脫厠在其間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
也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
約帶之紐皆用錦幷以錦爲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
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
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嚴陵方氏曰始生而蒙故布以緇含德未發故錦以朱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紐也勤謂執勞辱之事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曰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於懷也

　長樂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

　山陰陸氏曰此宜在此非脫亂也肆讀如字言以朱錦束髮肆之使至帶其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如帶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鄭氏曰皆爲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

給事也裘帛温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

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不當室鄭註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長樂陳氏曰不裘爲其消陰氣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絰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生制禮常寛之而不嚴畧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則委而不授坐則偶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緦服聽事不麻而已哉凡皆以爲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葢不知此（禮書）

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絰故也

山陰陸氏曰屨之重在絇即言不絇屨則屨重矣亦著絇雖重不以責童子也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爲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曰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爲禮也

金華范氏曰自童子之節也止從人而入童子之節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畧待之寛未以成人責之也然爲童子之自處者極其卑下以未可與已成人之禮也辭孫禮之端少成習慣無幼而不孫弟之悔矣易之蒙以養正三

王之早教諭大學不能爲下何以事上皆此意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室之人非賓客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食之人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者饌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登謂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二飯飧也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山陰陸氏曰異爵若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之類卽應舉角後人而祭先人而飯先飯爲人嘗食卑者之事一食若今言同盤矣一一而已壹合而爲一也

金華應氏曰絜羹而辭歠醢而辭則客詳於食察於味而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則客重其食肯其味而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氏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夫君子之爲禮非無左右給使之可役而賓主必

以身爲禮者貴其誠而不敢趨其便且安也

慶源輔氏曰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受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果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飯歟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相者壹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婦人故難盡責以男子之禮且不憂其弱而不徹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者唯君賜爲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爲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拜賀

嚴陵方氏曰弗致于核曲禮所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食者以該之爾瓜中虛而外實橫斷之則若環然故以環言之上環以祭中以食言上中則知所操者下也曲禮言削瓜於士曰疐之即棄所操也則此言主於士而已自然之味以先

食爲新故後君子而餕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愼故先君子而嘗焉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弗致于核弗致餘於核即懷其核應曰弗致其核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憂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宜承無箴功鄭氏謂此補脫重誤矣

新安朱氏曰註云頭忖謂疐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爲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爲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鄭氏曰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孔氏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處亂世交際之間極其謹密然觀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歟抑其時或有不同者蓋陽貨時巳爲大夫孔子僅爲士其食於季氏或者攝司寇之後孔子時蓋年高矣

金華范氏曰自侍食於先生止不食肉而飧食之節絜羹而辭歠醢而辭客詳於食察於味故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客重其食旨其味故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俎豆庶羞非不備

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醬貴食味之主也故獻肉食者操醬齊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賓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於其身之爲敬且重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别矣一食之閒曲致其盡如此古人非爲飲食也爲行禮也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與火孰異尊賢也與先薦寢廟之意同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君子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嚴陵方氏曰車馬即日拜其賜於家明日乘之以拜於朝是之謂再拜衣服亦若是而已稽首據掌皆致諸地恭之至也王者之賜與於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足以祿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其庸不足祿而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庸爲有餘故在君子則賜之小人則於賢庸爲不足故與之而已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别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不得不異又有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則其賜與固可同日哉

山陰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輙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馬亦必就命其乘服之歟以稽首據掌致諸地推之今之拜慢矣拜以左手覆按右手爲敬今之拜手敬矣酒肉之賜弗再拜孔子往陽貨之門爲其來賜而已不在也下文云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君子小人賜予之猶不同日況其他乎

馬氏曰衣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長樂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瑴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爲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爲譏鄭忽猶以周班爲怒韓信猶以噲等爲恥又況君子之與小人乎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碈玉混淆之也

金華應氏曰凡君之賜物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爲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焉而

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爲人子者三賜不及焉則其必辭以待命可知也先儒求之而不得其說遂以爲天子所賜非得國君之命則不敢乘服然其文意皆不協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己也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旣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凡獻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己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者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茢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荅己故不親也

長樂陳氏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爲凡美食誤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再拜則與酒食之賜弗再拜異矣此謂以一拜爲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者又去葷唯桃爲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

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金華應氏曰子視膳於親臣致膳於君其敬養之誠一也致膳者非一端祭祀歸胙則其致膳之大者也鬼神所饗陰幽之氣慮或襲之葷可調和而味酷然而足以逼物桃南方陽明之木可以除北方幽暗之祟盖致膳者臣子之愛心也熏祓不祥者敬心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於君乎物所以將意不誠無物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於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孔氏曰自此至父拜之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荅己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又拜君之諾報也弗荅者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敵者相獻既已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嚴陵方氏曰又拜弗荅拜言亟拜如此而君弗荅焉士卑故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或不然矣言衣服而不及車馬以大夫方受車馬於君不宜以之賜人

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在容或不然矣此所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敵者亦不必朋友也

馬氏曰又拜於其室者拜親賜而已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憂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相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曰承賀者有慶事而受人之賀也爲人子者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行禮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不承賀者在彼者可賀而在此者不敢受賀也

金華范氏曰自君賜車馬止稱父拜之賜予獻酬之節君制命者也臣承命者也致賜君子小人異其日承命受賜車服酒肉異其拜先王之制禮也節矣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輅或曰乘兵車不式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爲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爲曲敬也

嚴陵方氏曰經言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蓋謂是矣且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延平周氏曰以文爲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爲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爲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馬氏曰衣服者所以飾身也禮盛者則其飾不足以言之故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故曰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山陰陸氏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金華范氏曰至敬無文大禮必簡固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意在言外當反而求之故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鄭氏曰易方謂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孔氏曰自此至焉爾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爲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

四頁十

乙若覔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旦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旣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外焉主於家故止手執業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也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邪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慶源輔氏曰唯諾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而察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則稱親

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䟽節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䟽節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圈屈木所爲卮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孔氏曰親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今唯色容不充盛而已此乃孝子䟽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爲此事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癠色容不盛人之氣體和則癠不和則反之以害於癠

故謂之癠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然而事親又有要道存焉此疏節也書謂書冊之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桮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山陰陸氏曰稱癠與瘥異矣調變雖至猶病公羊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若唯而不諾出不易方亦疏節也

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覺之上爲疏節而此爲至性也

講義曰以爲孝子之疏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前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

金華范氏曰自父命呼止口澤之氣存焉爾事親愛敬之情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以累慈懷之惓惓乎此生而盡其情也朝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覩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之知禮者莫不然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閒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閾謂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礙於門之中者闑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闑則近中故也士介拂棖則近旁故也於下言士介則上言介爲君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蓋門以中爲貴故下言賓入不中門焉中門則嫌於自尊履閾則嫌於自高論語言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正謂此蓋以臣爲賓故不得不然耳公事謂聘享也入門左而自闑西則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闑東則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爲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爲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與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同義曲禮又言大夫入君門由闑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爲臣此言爲賓故也亦見彼解

延平周氏曰君入門言朝也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棖闑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闑西之中則君所由闑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闑西敬之也私事自闑東親之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不言介言大夫而已相備也大夫入門中棖與闑之閒則君入門拂闑士拂棖可知君介士介如此則大夫之介亦可知公事義揜恩故自闑西私事恩揜

義故自闑東

新安朱氏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闑賈氏儀禮疏猶云門有二闑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金華范氏曰此賓主介相之節君入而有大夫士介之別賓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拂闑拂棖闑東闑西不言而意已喻何爲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恐聘覲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閒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頤直也頤或爲霤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步疾徐之儀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徙足閒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屨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迆搖動故云手

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也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

嚴陵方氏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起屨雖疾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羔性聚豚性散豚雖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中矣故取況如此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爲節焉剡剡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舉前曳踵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蹜蹜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蹜蹜如有循是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布武在繼武中武之閒徐趨皆用是言雖君大夫徐趨亦中武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首豚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前言執玉龜襲今此上龜執玉而慎非其至也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

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闊遠矣行不舉足足旣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鋭利也屨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踧踖如也則有緩而已

金華范氏曰此與尸行步疾徐之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亦在徐行疾行之間兹步武之廣狹趨履之遲速先王制禮必在所謹豈可以細故視之蓋自是充之孝悌發乎朝廷放乎道路所繫豈不重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莊敬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慶源輔氏曰凶悔吝生於動故凡有所行其容惕惕易曰夕惕若厲无咎廟中心一於敬則步自齊矣濟濟翔翔行容之盛也在朝廷則宜盛故也

山陰陸氏曰濟濟相讓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是而後爲朝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鄭氏曰齊遬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

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舒遲閑雅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遫齊謂齊遫謂蹙蹙言自歛持廹促不敢自寛奢也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作變動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慄　皇氏曰齊謂裳下緝遫謂蹙歛君子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歛也　賀氏曰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故註云如有予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則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遫齊則不舒遫則不遲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儳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温温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温温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遫則又警而變於此可以體心口容止當言即言不作囁嚅之態頭容直一身之元不容有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愠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得其宜然又不可不學故詳言之

山陰陸氏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也後言燕居則

以上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黃氏曰立容德者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君子立時之容其志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容貌自安於仁義禮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宜有慙怍傾欹而不安矣故德者安於仁義禮法之容非受授之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之時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温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旣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慶源輔氏曰容貌顏色不可以僞爲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瘠纍纍然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也

講義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也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爲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

嚴陵方氏曰纍如纍紲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墻然者以此言容繭繭者謂憂營於內而言不能繹也

慶源輔氏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纍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有緒也

山陰陸氏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儀形貌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諂爲傾身以自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顛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色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色容厲肅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立容謂軍中立之形容當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畧士卒又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諂曲以屈下於人也山立者立則嶷如山之固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顛塞也休養也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謂不變動常使如玉

講義曰戎容暨暨總言之也言容而下悉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暨暨以陽暨陰非欲之也不得已爾視容清明者目以下爲體其視正則其容清以大爲用其視正則其容明郊特牲言目者氣之清明蓋以是矣且水所舍而爲精火所藏而爲神則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運而已頭頸必中者中立而不倚也故山立以言其重如山而不可移山立則守之事也時行則攻之事也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山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

如山玉焉又非止於容而已

山陰陸氏曰詻詻各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厲肅所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臨危事其容如此神閑而意定也盛氣顛實戰勇氣也振振闐闐可謂實矣揚休對揚王休是也玉色時靡有爭是也自盛氣至是皆言戎事之成

慶源輔氏曰心無所隕穫則視自清明故曰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辨絶句卑固未可知讇則氣索矣山立重也時行敏也兵法曰來如處女敵人開戶去如脫兔敵不及拒顛實則無事餒也詩言太公曰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所謂揚休也

黃氏曰立容辨卑毋讇本三字爲句上云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尊卑左右之分下云必毋讇旣上云立容辨別合禮是無僭上之義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毋讇謂卑不至讇也此一節上有立容辨下有山立上云立容辨爲受命之時之禮也下云山立執干戈列行陣之時之禮也觀上文云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皆嚴毅威猛之容則被甲兵之際無磬折之容明矣

四明沈氏曰容貌皆由於心若執心不定容貌何能爾邪處干戈戰爭之中如此可見神閑意定泰山覆於前而不變麋鹿興於左而不瞬非氣雄心壯不能也

金華范氏曰自凡行容惕惕止揚休玉色視聽言動之容已足矣而曰行與言曰目矣而曰視與色曰口矣而曰言與聲舒遲蹜蹜也齊遫肅肅也夫敬以和君子之容歟子温而厲恭而安人見其温良恭遜觀鄉黨所記燕居所教槩可識矣手足頭目坐立聲色容體如此而燕居告温温

豈勉強然哉亦肅雝之驗也如臨喪有哀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無物不在禮矣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由此得之不然喪紀失其哀戎事失其制凡衆之動失其宜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矣禮之於人如是夫喪紀戎事易變動失其節故以二端發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别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陜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孔氏曰自此之爲賓也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案曲禮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註云古今字爾其義同也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内但秖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内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身自稱於諸侯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以此不同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註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註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謂

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

山陰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詞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見也若後世上表歟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茲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爲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即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己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某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嚴陵方氏曰力臣言雖爲人臣之長非有論道之才徒有治功之多而已某土之守臣某者言雖有君人之號不足以致人也可以守土而已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擯者亦曰孤者謂爲擯於外而執事者亦以是稱之也擯者稱小國如此則大國稱寡君可知

金華應氏曰上公九命作伯蓋天子之股肱而宣力四方者也自謂力臣亦不敢以德自居而以力自竭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

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

孔氏曰此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上大夫居上位而不敢以上自居故曰下臣而已世子亦公子爾以爲適而傳世故曰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鄭氏曰孽當爲枿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孔氏曰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下文云大夫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名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

九百十七

而稱名也

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士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嚴陵方氏曰世子爲適則知公子爲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蘖故也周官行夫掌傳遽之小事謂傳遞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遑故以遽言之士以事人爲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也且行夫以下士爲之則士以是自稱又宜矣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於家者朝爲公而家爲私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略之也

慶源輔氏曰公子自稱曰臣孽常使其自別於適焉是乃所以愛之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行夫以下士爲之所掌者傳遽之事則傳遽之事士職之最卑且勞者以此自稱則其餘者固不敢辭難矣大夫得以臣士而此士非大夫之臣故曰外私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孔氏曰此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

夫曰寡君之老往謂之適也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曰公士擯嫌上擯者曰寡君之老擯者曰寡大夫或斥大夫私行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也

慶源輔氏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金華范氏曰自凡自稱止士爲賓也名稱之節孔子爲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屛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己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

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因俘截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

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己者從之歷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爲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爲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爲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

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内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爲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扆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

必受以文王廟而武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爲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

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王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内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脩墜補

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己意

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旣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基址旣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旣以二筵爲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大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牽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爲月令之文最爲明著輙亦取以爲本而通之周戴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

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

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爲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胷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爲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爲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爲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爲明堂則自爲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爲之各求其制

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旣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泛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窻是爲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攷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挍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鍾磬彝尊在堂自簷之內爲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隘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脩廣崇高略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褊其南北此爲何意四不可也窻闥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爲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皋

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卜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矣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舉其二而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爲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爲上圜也重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爲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偶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十二

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内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晝址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爲五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窻合八窻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爲五室縱橫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爲重屋橫六楹以爲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廟敞其前凡一堂爲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爲九階堂之四隅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脩廣不儉不侈可以尊用以是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分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須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

以步乎故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郊丘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旣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爾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於大室無可須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内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鎭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以明堂大廟辟廱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爲辟廱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大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廱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上圜則水有辟廱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簷茅屋

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廱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凛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

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閒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意粗可見考

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饗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案齊宣王欲毁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此又王者巡守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今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宫云牖戶之閒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閒

横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耳焉用設是秦有明堂以其近古得古意猶多戶牖之閒謂之扆三分其堂東以爲戶西以爲牖則中爲墉即扆之所也

以是西北爲室之深奧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既言宗祀是亦廟祭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義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爲成王立法使之至是月居是室須是政諄諄提耳之義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此以施政事當爲後君立法後人有言爲路寢天子之宮城必有路之象不害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周公之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

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己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己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以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政言天子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扆也以人所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爲斧形故曰斧扆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

曰天子南鄉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註可削天子成王也斧扆在戶牖閒其位王南鄉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

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爲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爲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荅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居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而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於東而伯立於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者其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於門西北面東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内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說曰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爲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爲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爲上皆以右爲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東面皆以北爲上蓋以近君爲尊故也至於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宜以西爲上矣乃以東爲上何也蓋南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疑於君矣故於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爲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閎又其外爲應門又其外爲庫門南門即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夷服外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註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

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税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註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侯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毎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己君初即

位皆來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甸在侯服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采綏服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移寖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蠻先夷服與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願服甸事男願服采事蠻願服夷事也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歟變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

隨諸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君即位與其新爲諸侯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己焉故明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未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列金石在虡琛贄充庭繅旒袞舄天臨乎其上簪緌舄履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必至則內之諸臣可知且王宮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內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爲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凡千七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靡袂屬蓋不勝其夥矣故自公而下列爲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立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內爲五室可以槩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相嚮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戺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